

# 创伤叙事与精神修复

诗歌，是一场静默却振聋发聩的内心独白，一曲在生命废墟上翩跹的精神之舞。刘颖以诗为杵，将日常碎片研磨成细腻诗行，在纸页间洞开关于伤痕、孤独、羁绊与救赎的深层叩问，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游走于创伤与治愈、残缺与完整之间的精神秘境。其语言兼具水的柔韧与瓷的脆硬，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之下，涌动着生命与时间博弈的汹涌暗流。

刘颖深谙日常物象的精神隐喻之力，砧板上的米象、博物馆里的铜器、庭院中的海棠树，这些意象群构筑成一座充满张力的象征森林。“你冷，从不与人交流/而我心底的野火，全部袒露于你”，个体的孤独与渴求在冰火交融中奇异共生，直抵人心深处。《米象》中，诗人以微观视角洞见生存困境：米象在砧板上“用小得接近不存在的脚步”踽踽独行，浑然不知“正在行走的坦途是深深的刀痕”。这种将渺小生命置于无形险境的书写，恰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精准隐喻——我们何尝不是在命运的砧板上谨慎前行？这种将具象经验升华为普遍生命体验的能力，正是刘颖诗歌的核心特质之一。

《旧友》与《铜器》形成深刻互文，共同搭建起刘颖的创伤诗学体系。博物馆中与旧友的重逢，“缺口让我们相认”道破了人与人、人与万物间最本真的羁绊：我们皆是带着伤痕行走的个体，那些未被填补的缺口，恰恰成为灵魂相互照见的窗口。残缺不再是需要掩饰的羞耻，而是彼此识别的精神印记。“多出的重量却减轻了我”的悖论表达，揭露了现代人精神超载的荒诞处境；对时间的解构与重构，更让诗歌获得超越时空的哲学深度。铜器这一中国传统工艺意象，被巧妙地转化为精神修复的象征——“铜丁落在我的肋骨/收束冲动，不再渗漏任何隐私”。曾经破碎的伤痕，在时间的打磨下“已光滑如瓷”，最终“消磨为道路”。这种将创伤转化为生命纹路的智慧，展现了诗人非凡的精神转化能力——陶瓷裂纹既是物理空间的断裂，更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微观映射，而修补过程本身，便是一场精神的涅槃。在刘颖笔下，残缺从不是缺陷的代名词，而是通往圆满的必经之路。

## 心灵微品

## 江一寒

## 姜德照

## 曹忠玉

## 坐看云起

## 推荐书

## 哲理小簿

## 鲁从娟

## 阳光故事

## 冬至饺子的一抹特殊韵味

冬至饺子夏至面，是胶东人的一大习俗，寓意美好圆满。我的性格一向比较粗枝大叶，对生活细节不太关注，时令节日之类的事更不擅长。可自从担任班主任、开始送毕业班那天起，我就对这个细节格外上心了。多年来，每逢冬至，让这些远离家乡、昼夜备考研究生的孩子们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，为他们送上一份吉祥的祝福，成了我这个班主任的习惯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2013年的冬至晚上，我第一次让毕业班学生吃上热腾腾饺子的情景。这个班的孩子不容易——他们是学院第一届本科生，通过“1+3”模式（一年专科后选拔进入三年本科）考进来，班级学习氛围好，也是学院有名的“学霸班”。由于学院在考研方面经验不足，我便邀请其他学院有丰富经验的老师来班里交流，自己也在下面跟着学习。他们没有上过线性代数课，但考研数学二是必考内容，我就从外单位请了一位考研很好的老师，给他们补了十几次线性代数课。最终，这个班不负众望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：16人考取研究生，其中11人进入985或211高校。如今，这个班已涌现出4名博士（其中1人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，现任某高校教授），10多名毕业生就职于高校或高职院校，约10人考取了公务员、事业编和选调生。还记得那个冬至的夜晚，在温暖的灯光下，学生们在考研教室里埋头苦读，当班长和团支书把我的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教室时，同学们一下子沸腾了。许多人给我发信息，说这顿饺子特别好吃，还把他们在教室吃饺子的照片发给我——那些照片我保留至今。

从那年起，我几乎每年都给班级学生订冬至饺子。很多时候我同时带两个平行毕业班，还有时是一个毕业班加一个非毕业班，我就为他们一起订饺子。不仅如此，端午节送鸡蛋和粽子、中秋节送月饼，也渐渐成了我这个班主任的常规服务。就这样一年年过去，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，其间也出过一两次小状况。

那是2019年冬至，我为班级订饺子时，跟饭店说好要白菜肉丁馅的。傍晚饺子送到教室，我也跟着过去，学生们陆续来取。没想到那年肉价特别贵，饺子馅里肉很少、白菜很多。我很内疚，觉得对不起学生。可后来问起，他们还是说很好吃，说他们心里既感动又温暖。我知道，孩子们感动的不是饺子本身，而是这份心意，他们可以带着这份温暖去奋发学习、努力上进。

于是到了下一年冬至，我特地跟饭店反映了上一年的情况，强调必须保证质量，要让学生吃得满意。那年，饺子送到了，我亲自验收，感觉味道确实不错，同学们也很满意。还有学生说，其他班的同学都很羡慕我们班，我就让他们把多订的几盒分给其他班的同学尝一尝。结果，我体会到了物价上涨的影响——这顿饺子花的钱可真不少。但我很高兴，因为那年我带的毕业班不仅有11人考上了研究生，还有不少人考取了公务员、选调生等。

疫情的最后一年，冬至到来时，由于封校等措施，我竟把冬至给忘了，也忘了给学生们送饺子。那年我带两个毕业班，属于不同的文科专业。考研前，很多同学“阳”了，难受得吃不下饭。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天上午，天气很冷，飘着小雪，不少家长从外地来接孩子去考场。我被允许进校呆一会儿，就买了一大包蜜桃罐头和点心带给我班学生。在女生楼下，我叫班长下来取东西。班长和团支书都“阳”了，好几顿饭没吃，咳嗽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后来听说，班长把东西分给团支书后，在半路摔了一跤，把自己的罐头摔碎了。

虽然没吃上冬至饺子，这两个毕业班依然取得了让我骄傲的成绩：考研率和高质量就业率均为全院第一。班长考上了中石油大学的研究生，团支书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的研究生。

冬至送上一份热乎乎的饺子，让远离家乡的学子感受到家的温暖，以最好的状态去拼搏，这是我当班主任期间最欣慰的事之一。多年来，每当和毕业后的学生交流，他们都忘不了当年那顿热腾腾的冬至饺子，都说那饺子有一种特殊的韵味。

# 故事大王六爷爷

儿时，我经常“泡”在六爷爷家。一来上大学的四叔能带我玩，二来六爷爷的故事太有吸引力了，甚至比《变形金刚》动画片还精彩。那个光线不太好的小套间，就是我们爷孙俩的故事天地，也是我的快乐源泉。

我们家是个大家族，爷爷行五，六爷爷是他弟弟，两人从小感情就好。巧的是，六奶奶又是奶奶的妹妹，因此，两家关系亲如一家。在我心中，六爷爷跟爷爷没两样，但若论讲故事，还是六爷爷更胜一筹。

六爷爷讲故事，音调不高，娓娓道来，却总能把人快速“拽”进故事情节中。在他的故事里，不论是天南地北的孙悟空，还是倒拔垂柳的鲁智深，不论是长坂坡上的赵子龙，还是力拔山兮的楚霸王，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、宛在目前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故事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片段，于儿时的我而言，算是文学启蒙了吧。

听六爷爷讲故事得守他的规矩——要坐端正，聚精会神。一旦走神或者东倒西歪，他就会立刻提醒甚至中止故事。我想，这一方面是对他辛苦付出的尊重，另一方面也便于他随时观察我的表情来判断故事效果，以便采取相应措施调动我的情绪。在他的调动下，我会替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捏一把汗，也会忍不住为刮骨疗毒的关二爷喝一声彩。

记得六爷爷讲《聊斋志异》中聂小倩的故事，讲到夜叉出现在宁采臣窗外时，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做出狰狞的表情，声音也变得沙哑，瞬间将气氛渲染到极致。我的心“怦怦”跳得很快，仿佛青面獠牙的夜叉就在眼前。彼时大脑中构想的画面至今难忘，以至于每次天黑了回家时，我都得吹着口哨一路小跑，很是滑稽。

当然，故事不能白听，有时我也得帮六爷爷跑跑腿。六爷爷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，吸烟却是一大爱好，买烟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这个小班儿身上。六爷爷家距村小卖部约一公里，步行来回也就十几分钟。而且他给的烟钱总会多出几毛，让我买点零食吃，所以每每有任务派下来，我都会屁颠屁颠地跑一趟。烟的牌子已记不清了，但肯定是最便宜的一种，感觉那时六爷爷家的生活应该是有着些依据的。我稍懂事后，就再用多余的钱买零食了，有时还用零花钱添点，给他买盒好点的烟。

烟到手后，六爷爷眉毛一挑显出惊喜的神情，嘴上说“不用买贵的”，手里已经兴奋地拆开点燃一支，像极了个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盒香甜巧克力的孩子。随着烟雾在屋里升腾缭绕，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徐徐展开……

小套间里的“故事会”有时也会被打扰。六奶奶对于六爷爷因读书、写文章、讲故事而对家务置之不理颇有意见，便时常给他安排点活儿。

那段时间，六爷爷家刚买了两只奶羊，为老两口寡淡的饮食添些营养。一日早饭后，我和六爷爷刚在小套间坐定，六奶奶就进来了，瞥了我们一眼，对六爷爷说：“我上午去赶个集，你在家把羊驯一下，让它们去羊圈那个下水道口拉屎。”布置完任务，六奶奶扭头就走了，留下一脸错愕的六爷爷嘟囔了一句：“那羊能听我的话啊？！”

转眼一上午过去了，我又在六爷爷的故事海洋中畅游一番，甚是痛快，而六爷爷早已将驯羊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直到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，我俩才发现已临近中午，六爷爷猛然想起“任务”，嘴里叫着“坏了坏了”，赶紧飞身下床，搬个凳子坐到羊圈门口，拿着一支蜡条笨拙地喂羊。

果然，赶集归来的六奶奶对他的敷衍很是不满，六爷爷自知理亏，嘴上却不服软，索性扔下蜡条，说了句“你行你来”的狠话就忿忿地离开了。

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六奶奶只用一下午，就凭一个板凳和一根蜡条，就教会了两只羊在规定的地方大小便。虽然后来明白这是利用了条件反射原理，但在当时，我真是对六爷爷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因为童年的陪伴，我们始终觉得与六爷爷很亲近。即使后来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一年只见一两次，那个氤氲着烟雾的小套间仍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，散发着微弱而温暖的光，抚平我生命的裂痕与创伤。

如今，六爷爷已是过了鲐背之年的老耄了。从上学开始，我每年回去都会给他带几本书，只因他曾说“没有书，我可能早死了”。或许几本书根本不算什么，但它仿佛是一个约定——我必须去履行的约定。我只想用这种方式祝他寿比南山。

## 把日子过得有趣

那天去姐家，从港城西大街拐入通往村里的小路。村口一溜四个垃圾箱摆放得整齐，后面是一排法桐。有趣的是，其中三棵树上各绑着一束塑料花。每束花都不一样，有红玫瑰，有康乃馨，也有混合的花色。花束有的用塑料绳绑着，有的用布条绑着，还有一束花用一根旧皮带绑着。虽然有的花束已经褪色，但一眼望去，一排垃圾箱后面的树干上“开出一溜五颜六色的花，还是会让人眼前一亮，有种令人“扑哧”一笑的趣味感。很显然，这些花都是从垃圾箱里捡出来的，绑绳也是。但这又是谁绑的呢？是捡废品的大叔？还是运输垃圾的师傅？不管是谁，这个人一定是个充满生活趣味的人，并且是善于制造生活情趣的人。

上班的路因为堵车所以行得很慢。透过车窗玻璃，我看到一个骑三轮车的女子。因她戴着头盔、穿着棉袄，所以我判断不出她的具体年龄。三轮车的车斗里，是满满的蔬菜，一条花被子覆盖在上面。被子的一角露出几片翠绿的大葱叶子，另一端露出半棵大白菜。女子拉了这满满一车蔬菜，应该是去摆摊吧？在我眼里，这是很繁重的活儿，她爱人呢？或许她还年轻，并没有成家，而是跟父母一起生活。可她的父母怎么舍得让自己的女儿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？我兀自想着，心里竟有些酸酸的感觉。在红绿灯路口，那女子的三轮车也赶了上来。距离近了，我看得更清楚了，女子围着一条玫红色的围巾，上面簇拥着一团团花朵。一束乌黑的马尾辫从头盔后面垂到后背，辫梢的皮筋上有一个亮晶晶的饰物，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三轮车跑起来的时候，围巾的一角随风飘扬起来，鲜艳夺目。看着这鲜艳的围巾和亮晶晶的饰物，我忽然间释然，毫无疑问，这个看起来活得辛苦而粗糙的女子也是个爱美的女子，她的内心一定很有趣，也有许多人世间的欢喜。虽然生活不易，但心态却可以选择。比如说这位女子，清晨奔波在蔬菜市场，也不忘围上一条漂亮的围巾，给长辫子扎上喜欢的饰物，让自己开心起来，让日子过得有趣。

清代文人沈复与妻子芸娘志趣投合，琴瑟和鸣。即便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，他们小两口也能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有趣有诗意。沈复性情散漫，喜欢花草盆栽。芸娘了解丈夫的心思，把昆虫制作标本，挂在绿叶上，又去捡回许多小石子精心制作成假山，栽上花草做点缀，把小小的庭院装扮得生机盎然，富有情趣。沈复曾在《浮生六记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还请邻居老人买了菊花，在篱笆边栽了个遍。九月菊花开，我又和芸娘在这里住了十天，我母亲也欣然过来观赏，一边吃螃蟹一边赏菊，赏了一整天。芸娘高兴地说：以后哪年，要和郎君在这里造个房子，买下房屋周围十亩的菜园，聘老仆妇来种植瓜果蔬菜，以供给日常家用。到时，郎君画画，我来刺绣，当作品诗饮酒的资费。布衣菜饭足以享乐终生，不必再作远游的打算了。”婚后后的谈诗论画，闲弄花草，到平淡的柴米夫妻，他们将日子过得趣味盎然。

每当我做饭的时候，孩子爹会帮着捣点蒜泥、剥棵葱，还贫嘴说，我做的饭菜香，全靠他手里的葱蒜提味。一会他又嬉皮笑脸地问：“夫人，何时才能用膳？”当我炒好一个菜高声吆喝他“翠花，上酸菜”时，他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应道：“来啦！”这种逗乐的方式虽比不上古人读书喝茶高雅，但寻常日子的饭菜香里，既包含了亲情暖意，又趣味十足。

老舍先生说：“一辈子很短，要么有趣，要么老去，要在有限的生命里，做一个有趣的人。”一个有趣的灵魂，能把一地鸡毛的琐碎，化为云淡风轻的微笑，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来，把平淡的日子过得趣味盎然。

## 山河与文明的对话

近日，我市作曲家安静的个人散文集《在你的倩影里穿行》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这是继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后，作者的第二个个人作品图书。

作者以诗意的文笔，用五重维度勾勒出中华大地的图谱。书中既有戍边人睫毛凝霜的家国守望，也有街巷市井升腾的烟火温情；既有写航天人逐梦九天的壮阔，也记录支教者点亮山乡的微光。笔触穿梭于历史纵深与时代前沿，淬炼成对“何以中国”的深情诠释——这既是一部山河与文明的对话，更是一部献给普通大众的时代之歌。

《在你的倩影里穿行》体现了作者较高的思想觉悟和一定的文学造诣。此书作品，均为新作，为了给读者一个全新的阅读体验，90%以上的作品未曾公开发表过。个别作品在网络平台及省级以上期刊发表，受到读者和专业人士好评。其中，有作品参加过全国文学作品大赛，均获得奖项。

## 风雪上学路

窗外飘落了今年的第一场雪，读高中的女儿感冒发烧没去上学。看着她，我的思绪飞回了老家……

30多年前，我在乡村学校读小学和初中，回想起上学路，春夏秋三季还是轻松愉快的，冬天的记忆却让我刻骨铭心。家乡年平是有名的“雪窝子”，冬季寒冷漫长。每年深秋就开始下雪，隆冬时积雪长期不化，冰封大地，山川、田野和村庄都披上银装。到了清明时节，雪花仍会连续不断地飞舞。崑崙山在胶东半岛东部，从“北海”绵延到“南海”，我们村就坐落在山脉中段的山势平缓处。整个村都处于风口上，一年四季风都很大。尤其是冬天，寒风凛冽，吹得树梢呼啸鸣咽，被吹折的枯枝不时坠下。我家住在最东面，离小学有三四里路，要走一段山路、田间小道，还要走一段县级公路。山路崎岖不平，有很多碎石和草棘，大约要走上40分钟。

冬天的清晨，窗户玻璃上结满厚厚的冰花，水盆里冻了厚实的冰。我吃了几口母亲做好的早饭，带上午饭就要去上学。出了家门更冷了，我禁不住连打了几

个寒颤，裹了裹棉衣还是冷，风沿着袖口、脖领灌进去，一会儿整个人就冻透了。小道上厚厚的积雪，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；清扫后的大路堆满冰凌，凝着厚厚一层霜。脚冻得不听使唤，一步一步木然地走着。手冻麻了，缩在手套里一动也不敢动。耳朵早已失去知觉，好像冻掉了一样。冬天太阳升得晚，刚出门时还漆黑一片，借着积雪的反光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着走，越走越亮。前人映雪读书，我则是映雪上学。

那时的山村小学生有几十名学生，大多三三两两地结伴上学，不光学会了课本知识，还长了很多本事。我们学会了用火，从家里偷偷偷上火柴，找一堆玉米秸、花生蔓之类的升起一堆火，烤烤火就舒服多了，但玩风燎了头发、烧了裤脚的事也时常发生，少不了挨一顿揍。

数九寒天，大雪三天两头地下，赶上没风的时候，雪花飘飘洒洒，慢慢悠悠地从天空落下，上学路上会感觉空气里透着一丝温暖和祥和。但风雪交加铺天盖地